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WORKS NOBEL PRIZED
IN LITERATURE

諾貝爾基金會贊助
瑞典學院編纂

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翻譯

趙雅博
張 時
劉啓分
簡大森
王存立
吳安蘭
曾友正
符史生

黃得時
鍾肇政
吳琦農
黃柏松
陳衛平
李學熙
黃佳輝
歐陽鍾仁

左秀靈
李 嘉
林懷卿
崔文瑜
黃漢青
王家成
陳彥豪

馮作民
吳宗文
譚繼山
梁美群
司農欣
蔡華山
朱克揆

編輯

王存立
黃漢青
林麗鑾

陳衛平
簡瑞燈
賴英聖

張覺明
張月環
張冠蔚

劉美玲
陳淑玲
蔡慶蘭

設計

張中元
林弘志

王存立
張覺民

黃瑪琍

施正道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33

卡 繆

ALBERT CAMUS

1957



諾貝爾文學獎金集

33

卡繆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535 517 425 133 27 21 15 11

目錄

卡繆

評審過程

歡迎詞

受獎演說

薛西弗斯神話

黑死病

卡里古拉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卡繆

法國

一九五七年得獎

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七日（阿爾及利亞）
逝：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

得獎理由

非常真摯地探討現代人良心的種種問題，寫出了深為重要的文學作品。

卡繆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過程

前瑞典駐法國大使館文化參事

謝魯·斯德列貝利

參加角逐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當中，法國作家占了九個。有一位法國作家雖然已經是第九度出馬，不過他是一個「圈外人」，因此沒有幾個人認為他能夠這麼快就獲獎。那位作家便是馬霍。馬霍為許多瑞典及法國的文學團體所推薦。他的名字膾炙人口，尤其在他最近的一次瑞典行之後。那次，他去斯德哥爾摩發表一篇關於林布蘭特的演講，頗受好評。他在那兒榮獲瑞典國王的接見，並受到許多人的款宴。老資格的候選人沙特在瑞典報界也有一些熱情的支持者。可是，最後獲獎的卻是馬霍的學生、沙特的對手——卡繆。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學院宣布頒獎給卡繆，主要是由於「非常真摯地探討現代人良心的種種問題，寫出了極為重要的文學作品。」

諾貝爾委員會的抉擇，激起了若干人的驚訝，就像二十年前，馬丁卡德獲獎時一樣。那年馬丁卡德敗了他的前輩及老師：紀德。紀德還得再等十年，等他行將作古時才被瑞典學院

選上。卡繆得獎之後的第一項表示便是讚揚馬霍，稱他為整個文學世代的先驅及老師。然而，馬霍已和沙特一樣，暫時放棄文學，積極參與政治。而卡繆的創作天才就在這時達於巔峯。這點在他那部完美的小說「墮落」裏表露無遺。

其餘的候選人當中（註①），有三位於日後獲獎倒有必要一提。巴斯特納克和波思兩人，都是由瑞典學院裏頭幾位舉足輕重的院士所推薦。同時有兩位首次參加角逐，而且以後經常被提名，並受到熱烈討論的作家。第一位是貝克特，法國「荒謬文學」的愛爾蘭籍領袖，後來終於在一九六九年獲獎。第二位是林納，這位作家在芬蘭和強鄰蘇俄最近一次衝突中，將芬蘭人的英勇表現寫成一首繁篇浩帙的史詩。

一九四七年，卡繆「黑死病」一書出版之後，首度為瑞典學院本身所提名。在那部不容置疑的傑作裏頭，卡繆處理的是關於人類處境，以及罪惡的重要問題。那種貫穿全書的強有力的藝術與現代感，使他獲得了世界每一個人的矚目與景仰。不等外國人推薦他，瑞典學院的院士們就一個接一個地輪流提名他：一九四九年、一九五四年，以及以後數年。卡繆的推薦函很少來自外國——顯然是由於每一個人都已逐漸地——而且理由異常充足地——相信，諾貝爾獎只可能頒給日薄西山、工作業已完成的老作家，而不可能頒給創造力尚未衰竭的年

註①：編數約五十人。

輕作家——不管他的作品多麼偉大。卡繆獲獎時才四十四歲，僅次於一九〇七年四十二歲獲獎的吉卜齡。除掉四十五歲時獲獎的路易士以及四十六歲獲獎的翁塞特之外，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在五十歲之前獲得此項至高的榮譽，大部分都要等到很老很老的時候。

第一篇研究卡繆作品的報告書於一九四九年，由阿列民烏斯執筆。這位阿列民烏斯便是撰寫紀德那分報告書的專家。他另外又寫了兩分關於卡繆的報告，都是和第一分一樣慎重，一樣的深入。同時送交諾貝爾委員會參考的還有一分由學院常任理事哈斯特林所寫的類似「證明書」的文字。

瑞典駐巴黎大使昆林，遵循一項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傳統，首先將這項消息通知得獎人。這位年輕的得獎人聽到這個消息，只是笑了笑，不過看得出他很感動。他在格利瑪出版社他那間小小的辦公室裏，接待那位嚴肅的外交家。不久之後，該出版社的幾位董事以及大批風聞這個消息的記者們湧了進來，簇擁在他的周圍。

在法國，這位沒有寫過幾本書的年輕作家，獲得此項殊榮的消息，著實令一些人大為吃驚。某些地方，甚至以忿怒的面貌出現，尤其是在許多極右派和極左派的團體中，因為在「瀕死的第四共和」中，政治高於一切。可是大部分的報紙和周刊，都以整頁的篇幅來報導這個消息。這個事件提醒世人：雖然法國此刻的政治動盪不安，可是，她仍然是個文化強國。

英美兩國的大報也發出類似的贊同的看法。不過「曼徹斯特守衛者」卻指出，卡繆的獲

獎可能會遭到瑞典某些具影響力的批評家的反對——果然，一分銷路相當大的自由派報紙之文藝編輯撰文指出：卡繆獲獎之事，實難加以解釋；他力辯，不必說馬霍，就連沙特都要「遠勝過」這位新得獎的人。

雖然如此，斯德哥爾摩的居民和外賓還是很少以這樣大的好奇與仰慕來恭候一位得獎人的光臨。哈斯特林在音樂宮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一篇推崇他的演講。在典禮後的傳統性宴會中，卡繆陪伴瑞典「王國元帥」艾克堡的夫人。艾克堡為諾貝爾基金會的會長，同時也是瑞典學院中最忠實支持卡繆的院士之一。卡繆的妻子，坐在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和他弟弟威廉親王之間。她那種嫵雅之美，給了與會人士們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宴會的高潮是卡繆的演講。它是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那間金碧輝煌的「金屋」中發表過最好的演講之一。這篇演講在瑞典及法國的輿論界，均激起極為熱烈的反映。

在瑞典期間，卡繆曾接受許多學生團體的邀請，並且和他們談論當時最棘手的問題。兩年之後，卡繆在一次車禍中喪生。

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的歡迎詞

瑞典學院常任理事

昂達修·耶斯特林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

陛下

閣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法國文學已經將法國在歐洲的國境線不僅僅局限於地理學上的名詞而已。有很多地方，正好比在植物園中，那高貴無法取代的植物——在原產地以外栽培，並不失去其原有的特徵，且繼續其傳統與進化給予新風土影響，而成爲高貴與無可取代的植物。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人阿爾貝·卡繆正是一個例子。這個人誕生在阿爾及利亞東部的小鎮上，這個北非的

環境，給予他少年期與青年期決定性的印象。由少年成長到壯年，在這個廣闊的法國海外領土上，產生了他自己的意識，而成為作家後，至今依然不斷地喚起人們對這件事實的傾注。

勞動階級出身的卡繆，不斷地努力以雙手改進自己的人生。在貧苦學生時代，他必須被迫從事各式各樣的職業。在受教育期間，永遠受著各色各樣的教訓，使他在邁向執行者成長的途徑上，成為真實而有用的經驗。在阿爾及耳大學所度過的數年大學生活中，他加入知識分子的生活圈，在加入這個圈子裏，使他在北非對德侵略的反抗運動，參與了重要的工作。他最早的作品是由阿爾及耳的出版社所發行，二十六歲時返回法國成為新聞記者，因為經歷了數年的戰亂日子，在嚴肅熱情的氣氛中，他在法國首都獲得了年輕首席作家的批評。

在早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卡繆那種獨特的精神態度。那便是，生存在土地上的感覺，與意識到死亡的現實，卻無法化解所產生的矛盾。這十足是地中海人典型的宿命論。沐浴在炙耀陽光下，抗拒那永遠不會消失的影子，確信那一刻亦不消失的時間為生命的泉源，這便不再是宿命論。卡繆所代表的哲學觀，便是至今依然備受討論的「存在主義」，否認人類存在世界上的固定位置的定義，由此荒謬為出發點，顯示人類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哲學方向。所謂的荒謬的語言，也正是卡繆在作品中反反覆覆所強調的思想中心，這便是「自由」與「責任」，由此二者所產生的苦惱，便終結於理論的與倫理所引導出的結果。

由希臘神話所引發的「薛西弗斯」的故事，將岩石推至山頂，可是岩石一旦到達山頂，

便又會滾落至山脚下，這是一件永遠無法成功的事。卡繆在「薛西弗斯神話」中所試著要說明的，便是人類生存時所遭受的約束。然而，在卡繆的解釋之下，薛西弗斯靈魂的深處卻依然是快樂的，一次又一次地將岩石推到山頂，已經足以令他感到滿足。卡繆的本質，便是人的價值與否是不可知的，若是能確認人生痛苦的本質，自然便可以知道生為人的真正價值。

卡繆的知性步伐到了這個時期以後，便十分引起大眾的注意，在這一篇短短的介绍文中，我實在無法一一將其作品精髓介紹出來。作品中除了這些之外，他所使用的文筆，完全是集中於純粹古典文體下的文句，作品中人物的絲毫動向，皆灌注於他的生命觀中，所以我們面前所展現出來的，是觸及問題的具體化形象。在這方面表現的最為明確的，是一九四二年所出版的「異鄉人」。主人翁是一名公司職員，在一連串無聊的事情發生下，導致槍殺了阿拉伯人，一直到宣告自己的死亡判決時，依然對自己的命運不表關切。但是，在最後自己要赴刑時，方才表示出一股麻木與被動的姿態。比這一篇作品規模還要大的象徵小說，便是一九四七年的「黑死病」，主人翁是二位男性，醫生雷克斯和他的助手，他們和侵襲北非首都的災禍，做英雄式的戰鬥。在冷靜的客觀記述下，真實且壓力十足的寫實主義故事，這是一篇因為實際體驗過對德反抗時期的刻骨銘心的忍耐，而寫出令人激賞的對於征服者厭惡下而產生的叛逆的作品。

最近，卡繆寫出一部令人注目的獨白體故事「墮落」。在這一篇作品中，可以證明卡繆

以通俗淺顯的題材所寫出的作品手法，至今依然功力十足，絲毫看不出來衰退的樣子。這是描寫法國一位律師所說的故事，主人翁在阿姆斯特丹水手們所聚集的酒吧中，回顧自己，正好似自己的肖像出現在眾人中，然而這個自畫像到了鏡子前面，卻又全然不是自己。到了鏡子前才恍然發現，而認識了自己。有關於古典主義時代的法國，每個人都知道的「討厭人類」的愛爾塞斯特和塔爾奇夫握手的形象，在這本書中便可以看到。具備真實熱情而戰鬥的作家所使用挖苦的諷刺語，正是針對現世上偽善者的武器。這和丹麥思想家 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所強調的「無知而有罪的意識」，卡繆也可以說已達到了這個境界。但是，如今這一名作者的作風，卻有逐漸改變的跡象。

無疑地，卡繆個人已經超越了虛無主義。對於一個破裂的東西是要不斷地去修繕它，在紊亂的世界中去宣揚正義是一種義務，這是他個人最嚴峻的原則。他爲了追求個人的人文主義——沐浴在地中海夏日的陽光中，去參拜希臘的禮俗與美。

期待日後復有創作的卡繆，如今不在法國，而實際地參與文學界中心，以道德的、積極的態度，意志集中，大膽地討論生命的根源問題。這和諾貝爾文學獎成立之宗旨，目的及理想有殊途同歸之妙。人類在無法回答那荒謬的詢問時，心中卻已無法拒絕。在他那強而有力的命令語言，「雖然……可是」的語調下，已經和意志取得聯繫——鼓舞朝向荒謬式的反抗，另生出一種創造意志的價值觀。

閣下乃代表近代文學史半世紀發展以來的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得獎人。相信此刻在敘述對閣下的歡迎詞的瑞典學院，主要是讓全世界作家們所確知，這是一件正當而且非常正確的決定。爲了表明這個明確的信任，再次向閣下申明。請閣下接受由國王陛下親自頒與閣下，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